

The practice and challenge of grassroots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Lingkun Zeng

Xinhua County Red Army Long March Headquarters Sit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Loudi, Hunan, 4176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tide of The Times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grassroots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 is not only a red gene,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which helps to stimulate the patriotic enthusiasm of rural people and enhance the red engin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grass-roots patriotic education bases have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jecting new vitality in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se patriotic education bases are still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which restrict the full play of their function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and challenges of the revitalization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culture and realiz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grassroots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challenge; practice path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践与挑战

曾凌坤

新化县红二军团长征司令部旧址保护管理所, 中国·湖南 娄底 417600

摘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仅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红色阵地, 同时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有助于激发农村地区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文化自信的红色引擎。近年来, 随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新活力。但与此同时, 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许多困境, 这些困境制约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深入探讨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和面临挑战, 对于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繁荣,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乡村文化振兴; 价值; 挑战; 实践路径

1 引言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文化振兴核心在于增强乡村文化自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现代乡村文明。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传播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场所,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振兴乡村文化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研学教育等方式, 激发农村地区民众的家国情怀, 推动乡村文化生态重塑, 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1]。然而, 当前, 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和运行仍面临资源匮乏、管理机制不健全、内容吸引力不足等诸多现实挑战, 亟待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 提高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简介】曾凌坤(1987-), 男, 中国湖南新化人, 本科, 从事爱国主义教育、文物保护利用研究。

2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实践的价值

一是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本土历史文化。革命旧址、烈士纪念馆、传统民俗文化场所等众多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 将零散的历史遗迹系统化、现代化集成在一起, 使之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有效避免历史文化断层的发生; 二是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思想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在于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而乡村地区由于信息传播相对滞后, 在国家认同和主流价值观念接受上, 容易出现了一定能够程度的弱化现象。通过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宣讲、展览、情景再现等活动, 使农村地区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国家发展成就的理解, 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此外,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 对于提升乡村社会凝聚力有一定帮

助,当前不少农村地区面临人口流失、社会关系淡漠等问题,这是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发展必然面临的问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立,可以让农村地区民众借助教育活动、节庆仪式等活动开展促使乡村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塑,并提供给社区民众之间更好的情感交流^[2]。最后,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够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动力。乡村旅游经济的兴起,使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其中关键环节,其通过研学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等形式,可以转化为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资源。

3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实践面临的挑战

一是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经费保障方面存在困难,大部分乡村地区财力有限,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对不足,导致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建设、运行、维护过程中存在经费不足的局面。同时受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多方因素影响社会资本目前对于乡村文化教育项目投资意向偏低,这也会对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影响。二是教育内容缺乏吸引力。一些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内容呈现上较为传统,仍以静态展览、文字讲解等方式为主,互动体验和现代传播手段缺乏,难以吸引青少年群体参与,导致基地吸引力与应有价值发挥大打折扣。三是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乡村社区的融合度较低,简单而言一些基地在选址、规划等方面没有充分考虑乡村社区的文化生态,使其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脱节,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四是人才缺乏问题突出。乡村地区文化教育人才流失严重,这致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普遍面临专业讲解员、策划人才和文化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继而影响了基地的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五是管理体制不够健全。部分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运作模式单一,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基地在内容策划、活动组织、宣传推广等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影响了其教育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4 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践路径

4.1 建立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

一是优化政府财政支持体系,成立专项基金,用于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展陈升级、教育活动组织等,即由政府成立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资金,根据基地运营绩效、社会影响力等动态调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构建社会资本参与体系,推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可采用政府与企业共建模式,企业以冠名、赞助、捐赠等形式支持,可享有一定品牌宣传权益。同时鼓励通过税费减免、政策激励等方式,设立公益基金会,吸引社会资本持续投入,此外还可依托市场化运作机制,扩大基地产业链条,增强基金会

自身造血能力^[3]。具体来说,可以结合历史文化纪念品、乡土文化图书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开发形成文化消费市场。进一步可以促进研学旅行与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功能的整合,建立研学实践基地,通过门票、课程费用、民宿、餐饮等环境实现盈利。此外基地可与旅游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参与体验,进一步强化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收益渠道。

4.2 创新教育内容与传播方式

一是融合现代科技和新媒体传播手段,构建VR/AR沉浸式体系,通过三维建模、虚拟现实仿真等技术还原重大历史事件、传统文化场景和红色文化遗址,使参观群众通过交互体验增强认知与理解;同时若条件允许可开发移动端APP,实现远程访问和互动教学,打破空间限制,提高资源可及性;二是优化数字互动展览设计,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提供个性化知识推送和智能讲解系统,提高参观者的学习效率。展览内容可与多媒体展示方式如投影映射、裸眼3D等相结合,增强视觉冲击力和信息传播效果。再次,通过策划历史故事讲解、文化非遗展示、基地参观直播等专题系列内容,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多层次传播矩阵,提升传播深度和广度。与社交媒体建立话题挑战、知识竞答、用户生成内容等提高用户参与度的互动机制,实现用户参与能力的提升。进一步与当地学校、社会团体合作,共同开发主题研修课程,依托实践教学、田野调查、文化考察等形式,将基地资源融入乡村学校教育体系,构建情景学习模式。此外,还应搭建区域联动平台,整合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形成跨区域的教育联盟,通过基地间联合展览、课程网上共享等方式,增强教育传播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促进乡村地区的文化交流。

4.3 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乡村社区的深度融合

要加强基地与农村社区的互动,使之成为农村社会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解决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度不高的问题。一是在选址规划上,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将基地建在乡村广场、文化礼堂、乡村学校附近等人流密集、文化活动较为活跃的区域,使基地自然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二是鼓励农村地区民众主动参与基地的建设和管理,比如通过成立村民文化理事会,让村民参与基地的展示策划、活动组织等,提高他们的归属感和参与感^[4]。三是充分利用如庙会、民俗节庆等乡村传统文化活动在基地设立专题展览或互动项目,一方面使其成为文化活动的场地,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基地实现本地文化、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从教育内容上,可以采用“村史+家史+国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乡村发展变迁、家族奋斗、村民抗战爱国史等与国家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接地气。在基地内设立乡村文化记忆馆、村史馆等,让村民主动提供家族老照片、历史物件等,共建共享文化展示,进一步增强乡村社区对基地的认同感。

4.4 加强文化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针对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的文化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问题,必须建立多元化人才激励体系,利用专项财政补助与职业发展规划保障基层文化教育人员待遇水平;构建以本土人才培养与外部专家引进相结合的模式,制定系统性培训方案,推动乡村青年完成高等学业后返乡从事文化管理工作,同时依托高校及研究机构引进资深策展人、教育专家参与基地运作;实施规范化“乡村讲解员”培养计划,通过定制化课程与实践考核,提升村民讲解能力及本土文化认同度;推动构成“志愿者+专家”协同工作机制,定期邀请高等院校文化学科师资及社会文化精英开展专题讲座和研学活动,形成常态化人才支撑体系;依托信息化平台构建人才数据管理系统,实现资源整合、动态监控及效果评估;建立区域联动机制,与地方政府及文化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确保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完善考核激励办法,强化绩效反馈和成果转化,推动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实现高效专业运作;同时建立多层次培训体系,明确短期、中期与长期人才培养指标,定期组织专题实训与研讨,实施严格绩效评价和技能认证,确保队伍建设工作持续推进^[4]。

4.5 优化管理体制,提升运营效率

一是健全分层分类管理体系,依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规模、功能定位、教育目标设立相应管理机构,明确职责边界,形成层级清晰、决策高效的管理体制,比如中小型基地可采用扁平化管理,减少层级,提高决策、执行效率;二是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基于运营数据、参观反馈、教育成果等,适时调整管理策略;三是校企合作共建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基地,一方面有助于高校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具有跨学科视角,另一方面则是提高基地的内容策划能力、观众互动能力和市场推广能力。进一步,优化管理方式,基于数字化管理

技术,搭建智能化运营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观众行为、精准推送、合理分配资源,以AI智能导览系统为依托,为观众提供个性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同时在辅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提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互动性^[5]。建立标准化财务管理机制,对包括政府扶持、社会捐赠和市场化运营多渠道获取资金来源开展预算管理、成本控制优化资金使用。四是针对大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行精细化服务模式,完善预约管理系统,分时分流接待参观人员,以提高参观体验,合理配置接待资源。

5 结语

综上所述,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具有传承文化、凝聚社会、引导价值等功能,但由于现阶段不少基地面临着资金不足、管理体制不健全、教育内容吸引力不强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多元资金支持体系、健全管理体制、创新教育内容等路径予以破解,以提升基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其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仰小东,汤鹏,高岩,梁海英.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J].智慧农业导刊,2024.
- [2] 贾玉凤,党挺.红色体育旅游助力陕西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C]//第二届陕西省体育科学大会.西安体育学院,2024.
- [3] 郑华,莫夜子.用红色文化浸润乡村学生心灵[J].湖北教育,2022(1):48-48.
- [4] 胡凤斐,沈琪杉,蒋洁蕾.爱国教育视域下乡村振兴路径开发研究——以墨城坞红旅教育基地为例[J].智慧农业导刊,2023,3(4): 21-24.
- [5] 罗晓春.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研究[J].陕西交通科教研究,2023(3):49-52.